

南国论

刘征



南園詞評論

劉弘



中国词学研究会 编
王兆鹏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园词评论 / 王兆鹏主编; 中国词学研究会 .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3-2832-4

I . ①南… II . ①王… ②中…

III . ①词(文学) - 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 ① I207.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0363 号

责任编辑: 彭明榜

书名题字: 刘征

书籍设计: 孙初 + 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mm × 1092mm 1 / 16 22.75 印张 282 千字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弁言

王兆鹏

历来的词学研究，大多是关注古代的词人词作，很少注意当代的词人词作；大多是以“文学史”的眼光审视过去时态的词体文学，很少以“批评学”的眼光来评判现在进行时态的词坛现状。词学研究者 and 词体创作者仿佛是“君居南海我北海”，彼此隔膜，互不往来。新世纪以来，词体创作日益受到关注，已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道靓丽风景，而蔡世平及其《南园词》，无疑是这道风景线上非常耀眼的一大亮点。他的闪亮登场，既让人惊叹，也让人质疑。一种新风格的出现，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北宋词坛巨星苏轼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上词坛时，连他的门生陈师道都批评其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指斥东坡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蔡世平的词，受到质疑甚至酷评，正表明其词的独特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中国词学研究会近年来已开始转向，留意当下词坛的创作生态，跟踪当下的新人新作。编辑这本评论集，正是这种转向的具体实践。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评论集来推动过去一味埋首故纸的词学研究更多地面向鲜活的当下词坛生态，促进词学批评与词体批评的互动，增进词学研究者、词体创作者和词学爱好者的相互了



解与交流。这本评论集的作者，身份不一，有作家，有评论家，有词人，也有诗人，有学院派的词学家，也有社会名流和普通读者。评论的意见也各执一辞，有褒扬，有贬抑，有认同，有否定。多年来，似乎没有哪一本诗词评论集的作者身份像本书这样多元，也没见有哪一本诗词评论集包容着如此对立不同的意见。这不是一部统一指挥的协奏曲，而是各自即兴而歌的大联唱。她唱响的将是词体创作和词学批评的携手共进、互联共荣。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南园词评论

弁 言 / 王兆鹏 / 001

评 论

扩展着的词艺地平线 / 周笃文 / 002

诗性思维的奇葩异卉 / 李元洛 / 007

词体复活的“标本” / 王兆鹏 / 026

中华诗词延续与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方向 / 陈启文 / 037

曲高也能和众 / 程树榛 / 045

论蔡词的语言 / 郑伯农 / 048

清新俊逸的蔡词 / 何镇邦 / 050

愿当代词这朵花开得更新更美 / 杨金亭 / 053

池塘春草贵天成 / 雷抒雁 / 058

文心剑胆化诗情 / 张同吾 / 061

诗词的语言翻滚 / 丁国成 / 064

当代旧体词的复兴者 / 王一川 / 069

乡风土韵无限情 / 梁鸿鹰 / 074

俗中寻妙趣 深情歌成词 / 王久辛 / 076

无求之求 是为大求 / 周兴俊 / 080

南园细耕 菁华迭出 / 李一信 / 084

苦心孤诣 拨亮词体创作的灯盏 / 吴海发 / 088

蔡词九首评点 / 侯孝琼 / 093

试评蔡词的三大特点 / 文建虎 / 099

文心 词意和赤子之情 / 刘荣林 / 103

葆真率性 气韵流畅 / 唐浩明 / 113

托起艺术作品的双手 / 李月润 / 114

运斤成风 游刃有余 / 陈祖美 / 116

词中翘楚 / 程郁缀 / 118

剪接与变通的艺术 / 聂鑫森 / 119

安妥游子的灵魂 / 丁琮娥 / 120

人醉了 梦芬芳 / 黄盛 / 124

用当代人的语言写当代人的生活 / 曾大兴 / 126

还有宋词流韵在 / 王雅平 / 135

生机盎然在南园 / 左文 / 143

当代旧体词精神质地的拓展 / 宋湘绮 / 148

“主体型动物叙事”：蔡世平作品的一个面向 / 唐克龙 / 157

当代旧体词中的底层书写与底层关怀 / 石拓 / 163

剑魂 文魂 / 绿野 / 170

绘事后素：评蔡世平的词论与词 / 陈博涵 / 173

乡村的彼岸与此岸 / 魏耀武 / 179

时代镜像与底层叙述 / 戴勇 / 188

《南园词》中的乡土味和民歌风格 / 张宁 / 196

铮骨柔情育词葩 / 赵燕 / 207

《文艺报》编者按语 / 213

《中华诗词》卷首语二则 / 214

陶醉在南园 / 王和声 / 215

男人妖娆 / 王肖龙 / 218

云梦思乡 / 李望生 / 222

俗人的雅句 / 查建中 / 225

忆得旧友好新鲜 / 何文俊 / 227

泥土的芬芳 / 土娘 / 230

庆历四年春 / 李颖 / 233

妙笔空灵熔意趣 词心敦厚蕴新声 / 张天波 / 235

浅述蔡世平当代旧体词创作 / 沈念 / 242

争 鸣

词人蔡世平 / 陈启文 / 248

新鲜活脱的蔡世平词 / 周笃文 /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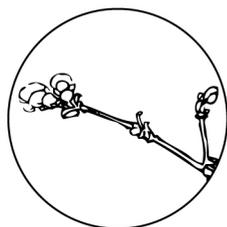
一种现象 万千变化 / 谢作文 / 254

蔡世平其人其词 / 夏安民 / 257

-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东风 / 闵和顺 / 263
- 蔡词夏文看争鸣 / 朱先泽 / 272
- 看争鸣 求指教 / 吴茵亚 / 274
- 评词不易写更难 / 朱先泽 / 276
- 从《蔡世平其人其词》看夏安民其人其文 / 谭樱桃 / 279
- 全盘皆错 / 方先渠 / 283
- 读《蔡世平词选》感而有作 / 胡静怡 / 287
- 芭茅斋诗话：蔡世平词 / 刘瑞清 / 288
- 清风扑面 / 欧阳鹤 / 292
- 一枝红杏出墙来 / 云梦散人 / 298
- 用发展的眼光看蔡词 / 赵焱森 / 309
- 从一首词扯开线缝 / 鲁汉 / 311
- 炽热之情 艺术之道 / 黎君保 / 321
- 蔡词的特色与缺陷 / 李新文 / 325
- 蔡词平议 / 黄去非 / 331
- 多余的话 / 陈启文 / 336
- 风起南园青萍末 / 陶沙岸 / 344

编后记

南 园 词 评 论



评
论



扩展着的词艺地平线

——《蔡世平词选》读后

周笃文

一切艺术的生命，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再好、再完美的艺术及其程式，倘跳不出模仿与克隆的圈子，是难以吸引与打动读者的。作为文学创作的通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刘勰就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观念。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更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可谓至理名言，确凿不移。词至宋代似乎尽态极妍，难以超越了。然而谁能抹煞元好问、萨都刺、屈大均、王夫之、陈维崧、纳兰性德、张惠言、龚自珍以及晚清三大家等的杰出成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诗词复兴运动，从它那多如繁星的作品来看，我以为新近出版的《蔡世平词选》，不失为特别鲜活和起眼的一颗亮星。蔡世平的词写得如此生活化、心灵化和自然天成。我似乎觉得词的地平线在他的笔下延伸着、扩展着。

蔡词之新，首在情境。他的作品，既不囿于传统文人的“儒雅”，更无一点口号式的套话。而是直抒胸臆，自成胜境。如《贺新郎·说剑》：“闲睡黄泥地。两千年，埋名荒草，又逢知己。细数铜斑斑几点，应是美人红泪……石光铁火铜风起，便造了、河山筋骨，男儿血气……不向愁肠吟病句，铸新篇，还得青铜味。拈剑影、词心里。”摩挲斑斑锈蚀的古剑，词人想起了吴宫美人的红泪与腥风血雨的英



雄搏杀。穿透两千年的历史时空，将剑气柔肠巧妙地融摄于词中。请问：谁不为之戚然心动？再如《浣溪沙·初见》：

对镜几回弄晓妆。青蛾淡淡舔晴光。熊头狐尾暗收藏。
叫句老师唇没动，改呼宝贝口难张。慌忙粉面映羞郎。

题下小注云：“弄妆者以熊、狐自喻。”看来这是写赠给欲尝禁果的纯真而风情之少女的。上片三句境极恢诡；下片欲说还羞，把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如此生动，堪称情词中未有之境。其《汉宫春·南园》云：

搭个山棚，引顽藤束束，跃跃攀爬。移栽野果，而今又蹿新芽。
锄它几遍，就知道、地结金瓜。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

难得南园泥土，静喧嚣日月，日月生花。花花草草，枝枝叶叶婀娜，还将好景，画图新，又饰窗纱。犹听得、风生水上，争春要数虫蛙。

平常小景，信笔写来，竟是这样情致宛然，才人伎俩，真不可限量。“搭个山棚”“又蹿新芽”，是如此生活化、口语化，一经与“亲昵还是泥巴”搭配，便有奇趣深情。而“顽藤”“跃跃”诸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词写心中触动、刹那间印象，然不必字字诉诸理性。这就是作者苦心寻找的通向精神家园的梦中之路的脚印罢。

语言颖妙，是蔡词另一重要特色。词起于民间，与市民的休闲需要密切相关。语言本色而鲜活，便成了它天然的胎记。后来词益雅化，与民众渐趋疏离。蔡世平的词风正是体现着向这一传统回归



与拓展的潮流。如其《燕归梁·乡思》：

昨夜蛙声染草塘。月影又敲窗。总将心事赋闲章。短句子，两三行。

不知梦里，何时醉倒，横卧柳荫旁。乡音淡淡菜根香。看小妹，采青忙。

纯乎口语，一经妙手点化（如“染”字、“敲”字的活用）就那样诗意盎然，音节浏亮。另如《行香子·春寒》：

风也吹来。雨也飘来。更寒流，阵阵西来。叹春华词笔，冷落清斋。伴南园松，松间竹，竹旁槐。

山也可裁。水也可裁。最心伤，两两情裁。绕离魂一缕，地角天台。是梦中人，月中桂，镜中苔。

此章工于俳体。上片起三句用“来”字煞尾，凸现风、雨、寒流的恼人天气。下片起三句用“裁”（减损之意）字，刻画离愁的孱憊无奈。两片后三句以“南园松，松间竹，竹旁槐”与“梦中人，月中桂，镜中苔”作对，烘托出一派凄清孤独的心境。语言精警清丽，节短而韵长。再如《江城子·兰苑纪事》：

竹阴浓了竹枝蝉。犬声单。鸟声弯。笑说乡婆，山色拌湖鲜。先煮村烟三二缕，来宴我，客饥餐。

种红栽绿自悠然。也身蛮。也心顽。逮个童真，依样做姑仙。还与闲云嬉戏那，鱼背上，雀毛边。



好一幅湖乡行乐图。词中塑造出一个活泼、风趣的乡婆(姑仙),其实乃是词人心境的自我写照与投射出的影像。用“弯”形容“鸟声”,用“煮”来计算烟缕;让“闲云”与“鱼背”“雀毛”相戏。这分明是游戏人天的高士境界。逸志高情,跃然纸上。

蔡词的另一显著特点,我以为是现代意识的表现手法。在前面词作中,已有涉及。这里再举数例。如《蝶恋花·情赌》:“删去相思才一句。湘水东头,便觉呜咽语……应有天心连地腑,河山隔断鱼莺哭。”(题下小注云:“人与己设情赌:‘忘’他一日,验情之深浅。皆闻‘忘’落泪,毛发俱寒,不知心归何处。”)这种测试爱情的念头,是如此新鲜,而这对“傻瓜”竟闻言落泪。从头到尾都是超现代的“非非”异想。“天心”“地腑”怎么连,“鱼莺”会哭吗?俨然是庞德的“意象迭加”与“错乱语法”的匠心移置。另如《临江仙·听色观音》云:“便到梦边听色,又于酒后观音。也曾湖上剪流云。裁红时女服,妆绿一天春。”“色”如何“听”,“音”又怎么能“观”?“裁红”女服,又怎能“妆绿”春色?作者是用“通感”的表现手法,在读者心中唤起“陌生”与“新异”的审美体验,以加强冲击的力度。其《贺新郎·题樊哲礼百虎图卷》上阕云:“梦入松林里,劈空来,雷轰电闪,群峰伏地。捏断猎天钢样树,棒指那嘶喉鼻。光影动,一团红黑。力尽翻江腾海劲,息丝丝,崩塌悬崖毙。跪拜了,山君子。”写英雄与猛虎搏杀过程。“劈空”三句写虎之威猛。“捏断”以下写猛士伏虎。“一团红黑”四字为词人匠心所在。“红”,指喷出的虎血。“黑”,淤血与死亡的象征。红黑相衬,大大强化了精神层面上的张力与对视觉的冲击性,增加了恐怖感。这正像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代表作《呐喊》。他用夕阳西沉的血红天色与黝黑海峡里翻动的波涛来显示血与火的光舌,以表现和渲泄其恐惧与不安。蔡世平用“一团红黑”表现搏



斗的惨烈、严酷，既恢诡又奇譎，颇有表现主义的色彩，能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

总之，蔡世平词，新意迭出，新情灼人，真如万斛清风，读之有神观飞越之快。临了，谨引俞汝本寄郑珍诗为赠：

当代只数子，百年谁是才。
黄花未消歇，期尔素心陪。

载《中华诗词》二零零七年第四期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词赋学会创始人，中华诗词编辑中心总编辑）



诗性思维的奇葩异卉

——论蔡世平的词

李元洛

一

似水流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蔡世平曾经是我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不意当时的小小少年，今日已成为名声赫赫的词家了。犹记十年前我初读世平的词，即有耳目一新的惊艳之喜。曾作《君在江南挥彩笔》一文，其中写下了我的总体印象：“蔡世平的词是词这种兴于唐盛于宋而元明清余韵不绝的诗体在今天的新发展，为词这一古老的词体提供了新的生机，为同时代的旧体诗词作者出具了有价值的参照系，也向以新文学顾盼自雄的主流文坛展示了旧体诗词并未衰竭的生命力。”

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坚持当年的如上论定，不但无悔，而且欣慰。虽然曾有人或出于头脑冬烘，或出于眼光短浅，或出于胸怀偏狭，或出于传统的文人相轻的心理，对蔡世平的词予以尖酸的讥嘲甚至恶意的攻讦，但是，他的词毕竟得到越来越多的各个方面各种层次的读者之喜爱，证明声名并非浪得，也证明宝玉虽然不免瑕疵，但它毕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方难得的宝玉。

当今的包括新诗与旧体诗词在内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新诗，弊



病之一就是缺乏公认之审美规范与审美标准的无序化。虽然时代不同，潮流有别，诗作互异，爱好各殊，但正像世间万物都有它的各自之质的规定性与辨识标准一样，诗之所以为诗，在千变万化与时俱进之中，总有它不变的质的规定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诗。好诗之所以为好诗，也总有它的基本的鉴定标准，如果出于种种诗外的原因而各是其是，甚至信口雌黄，珍珠就可能不幸会贬成鱼目，鱼目就可能有幸会捧成珍珠。甚至是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我个人心目中的诗乃至好诗，无论古今中外，至少应该符合如下的基本条件：一是应有基于真善美的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二是应有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范（鲜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韵律）的新的艺术表现；三是应有激发读者主动积极参与作品的艺术再创造的新鲜感与刺激性（作家完成作品是初创造或一度创造，读者的非功利的主动欣赏是再创造或二度创造，任何真正的佳篇杰构，都是作者与读者乃至时间与历史共同创造的结晶）。

从上述我私拟的自以为是的标准衡量，我以为蔡世平的词绝大部分是“诗”，相当一部分是“好诗”，少量的是“绝妙好诗”。假若我言不虚，放眼今日之诗坛，这已经颇为难能可贵的了。旧体诗词与新诗的日产量或年产量尚无统计数字，但大约可以用“堆山积海”一语来形容，然而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诗？“诗”尚且不多，遑论“好诗”？遑论广被传诵甚至有可能传世的“绝妙好诗”？前人曾批评徒有数量而无质量的作者“富于万篇而贫于一字”，今人也曾实话实说，说某些以诗人自居的创作丰富自娱自乐的作者“没有一句是诗”，这是作者的不幸，也是诗坛的悲哀。

写出真正的好诗，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当然应该具备诸多必要的条件。例如高尚的思想感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相当的